

程 杰 曹辛华 王 强 主编

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

16

槐桑樟枫民俗与文化研究

纪永贵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程 杰 曹辛华 王 强 主编
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

16

槐桑樟枫民俗与文化研究

纪永贵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槐桑樟枫民俗与文化研究 / 纪永贵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402-5111-6

I. ①槐… II. ①纪… III. ①树木—审美文化—研究—中国②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 S718.4 ② B83-092
③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7830 号



槐桑樟枫民俗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李涛

封面设计: 王尧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东铁营苇子坑路 138 号

邮 编: 100079

电话传真: 86-10-63587071 (总编室)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96 千字

印 张: 26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2-5111-6

定 价: 80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之第16种。本书汇集了纪永贵博士的10篇树木民俗文化研究论文和4篇内容关联的附录论文。这些论文主要论述了槐树、桑树、樟树、枫树兼及桂树、垂杨等六种乔木意象的相关民俗与文化课题，从文学与民俗文化角度对这些树木意象在传统文化平台上的象征意义进行挖潜。这些树木虽然肩负着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寓意，但它们现实在场的意义更是鲜活与永恒的，这正是本书的重要研究视点之所在。

作者简介

纪永贵，男，1968年2月生，安徽贵池人。199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2005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池州学院教授，杏花村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阳腔研究”等。在《文献》《民族艺术》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发表专著《董



永遇仙传说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文化贵池：杏花村》（黄山书社，2014年）、《中国杏花审美文化研究》（程杰、纪永贵、丁小兵合著，巴蜀书社，2015年）、《槐下杂吟》（旧诗自选集）等。

《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前言

所谓“花卉”，在园艺学界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只指具有观赏价值的草本植物；广义则是草本、木本兼而言之，指所有观赏植物。其实所谓狭义只在特殊情况下存在，通行的都应为广义概念。我国植物观赏资源以木本居多，这一广义概念古人多称“花木”，明清以来由于绘画中花卉册页流行，“花卉”一词出现渐多，逐步成为观赏植物的通称。

我们这里的“花卉”概念较之广义更有拓展。一般所谓广义的花卉实际仍属观赏园艺的范畴，主要指具有观赏价值，用于各类园林及室内室外各种生活场合配置和装饰，以改善或美化环境的植物。而更为广义的概念是指所有植物，无论自然生长或人类种植，低等或高等，有花或无花，陆生或海产，也无论人们实际喜爱与否，但凡引起人们观看，引发情感反应，即有史以来一切与人类精神活动有关的植物都在其列。从外延上说，包括人类社会感受到的所有植物，但又非指植物世界的全部内容。我们称其为“花卉”或“花卉植物”，意在对其内涵有所限定，表明我们所关注的主要是植物的形状、色彩、气味、姿态、习性等方面的形象资源或审美价值，而不是其经济资源或实用价值。当然，两者之间又不是截然无关的，植物的经济价值及其社会应用又经常对人们相应的形象感受产生影响。

“审美文化”是现代新兴的概念，相关的定义有着不同领域的偏

倚和形形色色理论主张的不同价值定位。我们这里所说的“审美文化”不具有这些现代色彩，而是泛指人类精神现象中一切具有审美性的内容，或者是具有审美性的所有人类文化活动及其成果。文化是外延，至大无外，而审美是内涵，表明性质有限。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性质上是感性的、体验的，相对于理性、科学的“真”而言；价值上则是理想的、超功利的，相对于各种物质利益和社会功利的“善”而言。正是这一内涵规定，使“审美文化”与一般的“文化”概念不同，对植物的经济价值和人类对植物的科学认识、技术作用及其相关的社会应用等“物质文明”方面的内容并不着意，主要关注的是植物形象引发的情绪感受、心灵体验和精神想象等“精神文明”内容。

将两者结合起来，所谓“花卉审美文化”的指称就比较明确。从“审美文化”的立场看“花卉”，花卉植物的食用、药用、材用以及其他经济资源价值都不必关注，而主要考虑的是以下三个层面的形象资源：

一是“植物”，即整个植物层面，包括所有植物的形象，无论是天然野生的还是人类栽培的。植物是地球重要的生命形态，是人类所依赖的最主要的生物资源。其再生性、多样性、独特的光能转换性与自养性，带给人类安全、亲切、轻松和美好的感受。不同品种的植物与人类的关系或直接或间接，或悠久或短暂，或亲切或疏远，或互益或相害，从而引起人们或重视或鄙视，或敬仰或畏惧，或喜爱或厌恶的情感反应。所谓花卉植物的审美文化关注的正是这些植物形象所引起的心理感受、精神体验和人文意义。

二是“花卉”，即前言园艺界所谓的观赏植物。由于人类与植物尤其是高等植物之间与生俱来的生态联系，人类对植物形象的审美意识可以说是自然的或本能的。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

财富的不断积累，人类对植物有了更多优越的、超功利的感觉，对其物色形象的欣赏需求越来越明确，相应的感受、认识和想象越来越丰富。世界各民族对于植物尤其是花卉的欣赏爱好是普遍的、共同的，都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并且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不断繁荣发展的观赏园艺体系和欣赏文化体系。这是花卉审美文化现象中最主要的部分。

三是“花”，即观花植物，包括可资观赏的各类植物花朵。这其实只是上述“花卉”世界中的一部分，但在整个生物和人类生活史上，却是最为生动、闪亮的环节。开花植物、种子植物的出现是生物进化史的一大盛事，使植物与动物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关系。花的一切都是以诱惑为目的的，花的气味、色彩和形状及其对果实的预示，都是为动物而设置的，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对于植物的花朵有着各种各样本能的喜爱。正如达尔文所说：“花是自然界最美丽的产物，它们与绿叶相映而惹起注目，同时也使它们显得美观，因此它们就可以容易地被昆虫看到。”可以说，花是人类关于美最原始、最简明、最强烈、最经典的感受和定义。几乎在世界所有语言中，花都代表着美丽、精华、春天、青春和快乐。相应的感受和情趣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中一个本能的精神元素、共同的文化基因；相应的社会现象和文化意义是极为普遍和永恒的，也是繁盛和深厚的。这是花卉审美文化中最典型、最神奇、最优美的天然资源和生活景观，值得特别重视。

再从“花卉”角度看“审美文化”，与“花卉”相关的“审美文化”则又可以分为三个形态或层面：

一是“自然物色”，指自然生长和人类种植形成的各类植物形象、风景及其人们的观赏认识。既包括植物生长的各类单株、丛群，也包

括大面积的草原、森林和农田庄稼；既包括天然生长的奇花异草，也包括园艺培植的各类植物景观。它们都是由植物实体组成的自然和人工景观，无论是天然资源的发现和认识，还是人类相应的种植活动、观赏情趣，都体现着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本质力量不断进步、发展的步伐，是“花卉审美文化”中最为鲜明集中、直观生动的部分。因其侧重于植物实体，我们称作“花卉审美文化”中的“自然美”内容。

二是“社会生活”，指人类社会的园林环境、政治宗教、民俗习惯等各类生活中对花卉实物资源的实际应用，包含着对生物形象资源的环境利用、观赏装饰、仪式应用、符号象征、情感表达等多种生活需求、社会功能和文化情结，是“花卉”形象资源无处不在的审美渗透和社会反应，是“花卉审美文化”中最为实际、普遍和复杂的现象。它们可以说是“花卉审美文化”中的“社会美”或“生活美”内容。

三是“艺术创作”，指以花卉植物为题材和主题的各类文艺创作和所有话语活动，包括文学、音乐、绘画、摄影、雕塑等语言、图像和符号话语乃至日常语言中对花卉植物及其相应人类情感的各类描写与诉说。这是脱离具体植物实体，指用虚拟的、想象的、象征的、符号化植物形象，包含着更多心理想象、艺术创造和话语符号的活动及成果，统称“花卉审美文化”中的“艺术美”内容。

我们所说的“花卉审美文化”是上述人类主体、生物客体六个层面的有机构成，是一种立体有机、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体系，包含着自然资源、生物机体与人类社会生活、精神活动等广泛方面有机交融的历史文化图景。因此，相关研究无疑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工作，需要生物学、园艺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美学、文学、艺术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的积极参与。遗憾的是，近数十年

相关的正面研究多只局限在园艺、园林等科技专业，着力的主要是园艺园林技术的研发，视角是较为单一和孤立的。相对而言，来自社会、人文学科的专业关注不多，虽然也有偶然的、零星的个案或专题涉及，但远没有足够的重视，更没有专门的、用心的投入，也就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相关的认识不免零散和薄弱。这种多科技少人文的研究格局，海内外大致相同。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多样、地貌复杂，花卉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有“世界园林之母”的美誉，也有着悠久、深厚的观赏园艺传统。我国又是一个文明古国和世界人口、传统农业大国，有着辉煌的历史文化。这些都决定我国的花卉审美文化有着无比辉煌的历史和深厚博大的传统。植物资源较之其他生物资源有更强烈的地域性，我国花卉资源具有温带季风气候主导的东亚大陆鲜明的地域特色。我国传统农耕社会和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历史文化形态引发人们对花卉植物有着独特的审美倾向和文化情趣，形成花卉审美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我国花卉审美文化是我国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传统最为优美、生动的载体，是深入解读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视角。而花卉植物又是丰富、生动的生物资源，带给人们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感官体验和精神享受，相应的社会文化活动是永恒的“现在进行时”，其丰富的历史经验、人文情趣有着直接的现实借鉴和融入意义。正是基于这些历史信念、学术经验和现实感受，我们认为，对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的研究不仅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文化任务，而且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学术课题，需要众多学科尤其是社会、人文学科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投入。

我们团队从事这项工作是从1998年开始的。最初是我本人对宋代咏梅文学的探讨，后来发现这远不是一个咏物题材的问题，也不是一

个时代文化符号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民族经典文化象征酝酿、发展历程的大课题。于是由文学而绘画、音乐等逐步展开，陆续完成了《宋代咏梅文学研究》《梅文化论丛》《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中国梅花名胜考》《梅谱》（校注）等论著，对我国深厚的梅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发。从1999年开始，我指导研究生从事类似的花卉审美文化专题研究，俞香顺、石志鸟、渠红岩、张荣东、王三毛、王颖等相继完成了荷、杨柳、桃、菊、竹、松柏等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丁小兵、董丽娜、朱明明、张俊峰、雷铭等20位学生相继完成了杏花、桂花、水仙、蕲、梨花、海棠、蓬蒿、山茶、芍药、牡丹、芭蕉、荔枝、石榴、芦苇、花朝、落花、蔬菜等专题的硕士学位论文。他们都以此获得相应的学位，在学位论文完成前后，也都发表了不少相关的单篇论文。与此同时，博士生纪永贵从民俗文化的角度，任群从宋代文学的角度参与和支持这项工作，也发表了一些花卉植物文学和文化方面的论文。俞香顺在博士论文之外，发表了不少梧桐和唐代文学、《红楼梦》花卉意象方面的论著。我与王三毛合作点校了古代大型花卉专题类书《全芳备祖》，并正继续从事该书的全面校正工作。目前正在读的博士生张晓蕾及硕士生高尚杰、王珏等也都选择花卉植物作为学位论文选题。

以往我们所做的主要是花卉个案的专题研究，这方面的工作仍有许多空白等待填补。而如宗教用花、花事民俗、民间花市，不同品类植物景观的欣赏认识、各时期各地区花卉植物审美文化的不同历史情景，以及我国花卉审美文化的自然基础、历史背景、形态结构、发展规律、民族特色、人文意义、国际交流等中观、宏观问题的研究，花卉植物文献的调查整理等更是涉及无多，这些都有待今后逐步展开，不断深入。

“阴阴曲径人稀到，一一名花手自栽”（陆游诗），我们在这一领域寂寞耕耘已近20年了。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工作及所获都十分有限，但如此络绎走来，随心点检，也踏出一路足迹，种得半畦芬芳。2005年，四川巴蜀书社为我们专辟《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书系》，陆续出版了我们的荷花、梅花、杨柳、菊花和杏花审美文化研究五种，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关注。此番由同事曹辛华教授热情倡议、积极联系，北京采薇阁文化公司王强先生鼎力相助，继续操作这一主题学术成果的出版工作。除已经出版的五种和另行单独出版的桃花专题外，我们将其余所有花卉植物主题的学位论文和散见的各类论著一并汇集整理，编为20种，统称《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分别是：

1. 《中国牡丹审美文化研究》（付梅）；
2. 《梅文化论集》（程杰、程宇静、胥树婷）；
3. 《梅文学论集》（程杰）；
4. 《杏花文学与文化研究》（纪永贵、丁小兵）；
5. 《桃文化论集》（渠红岩）；
6. 《水仙、梨花、茉莉文学与文化研究》（朱明明、雷铭、王珏、程杰、程宇静、任群）；
7. 《芍药、海棠、茶花文学与文化研究》（王功绢、赵云双、孙培华、付振华）；
8. 《芭蕉、石榴文学与文化研究》（徐波、郭慧珍）；
9. 《兰、桂、菊的文化研究》（张晓蕾、张荣东、董丽娜）；
10. 《花朝节与落花意象的文学研究》（凌帆、周正悦）；
11. 《花卉植物的实用情景与文学书写》（胥树婷、王存恒、钟晓璐）；
12. 《〈红楼梦〉花卉文化及其他》（俞香顺）；

13. 《古代竹文化研究》（王三毛）；
14. 《古代文学竹意象研究》（王三毛）；
15. 《蕨、蓬蒿、芦苇等草类文学意象研究》（张俊峰、张余、李倩、高尚杰、姚梅）；
16. 《槐桑樟枫民俗与文化研究》（纪永贵）；
17. 《松柏、杨柳文学与文化论丛》（石志鸟、王颖）；
18. 《中国梧桐审美文化研究》（俞香顺）；
19. 《唐宋植物文学与文化研究》（石润宏、陈星）；
20. 《岭南植物文学与文化研究》（陈灿彬、赵军伟）。

我们如此刈禾聚把，集中摊晒，敛物自是快心，乱花或能迷眼，想必读者诸君总能从中发现自己喜欢的一枝一叶。希望我们的系列成果能为花卉植物文化的学术研究事业增薪助火，为全社会的花卉文化活动加油添彩。

程 杰

2018年5月1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随园

自序

笔者虽非植物文化研究专家，但于研究古代文学与民俗学专题时，常遇植物之青葱影像，于是根据需要，或者顺手拈来，曾对数种植物花卉进行过比较有限的研讨，也有一些了然于心的感悟，这些文章便是了然于手的收获。本书20余万字，收录的10篇树木论文与4篇附录论文发表时间跨度近20年，或独发以单篇，或剪裁于专著。

在中国文化平台上，无论是文人视野，还是民间生活，植物的传统民俗与文化象征意义都极其丰厚。本书零散讨论了槐树、桑树、樟树、枫树、桂树、垂杨等六种植物意象在中国传统民俗与文学中的文化内涵与象征寓意。槐树作为一种古老的社树，在民俗与文学两重平台上都积累了层次丰富的象征意义，并在董永遇仙传说中变身为叙事主体背景之一，承载了特定的民俗意涵。桑树意象内涵丰富，本集主要讨论了其在采桑文学主题、古老蚕女传说与织女文化层面的象征意义。樟树在当今被广泛用于北纬30度上下的城市行道树，成为两个省的省树和近四十个城市的市树，然而，其累积的传统文化内涵却相对薄弱。枫树作为当今时代重要的观赏树种，民俗文化象征意义自有其一路的发展脉络。桂树意象在月亮里的象征寓意很早就得到了开发，在唐宋以来的诗词中已成常识。垂杨意象与少年形象在唐诗中结成相关的寓意象征。

本集所录的10篇论文，虽说都借树木而开题，但均未停留在树木

及其花色的植物学特性层面上，也非仅开拓其文学审美之维，而意在挖掘树木的民俗与文化意蕴。有的论文中，树木并非主角，可能仅是一个背景，但其作为主线的存在方式却是不可忽视的，比如蚕女、七仙女之于桑文化，少年之于垂杨意象，这些树木影影绰绰，却坚守岗位，所以论文并不纠缠于树木的全部象征意义，而只是点到为止，但不可不点。这一方面是本书与本丛中其他专著的不同之处。

本书附录中的四篇论文，三篇是关于董永传说的专题论文，可视为理解槐树意象象征意义的知识背景。《桃花扇》一文只不过是植物意象的借代，附在此处，可备参考。

因对槐树日久生情，乃自取网名“槐下牵牛郎”，用于博客、微信等传媒。槐下者，仙凡相通之所由，背靠大树好乘凉也；牵牛郎者，牛女相会、董永遇仙诸故事上演之时，吾于槐下牧牛，窥其热闹是也。朝研夕磨，敲骨震髓；爱之也深，切肤难忘。

笔者有幸侧身于程杰先生精心结撰的植物花卉研究团队，于心欢喜。缘自草木，意关情怀。先生钟意芳物，身体力行，于梅花一道深究广研，旁及芦苇、水仙、杏花诸题，云霞满纸，力透纸背。多年以来，先生置身前沿，深情留意国花难题，梅花与牡丹，权衡为双国花。弘论已出，影响自成。力余，先生倾情提携扶持数十位后学新知从事植物花卉文学与文化研究，花果满园，清香四溢。本丛书 20 种之所呈现，均为先生浇灌培植而成。草木可谓葱茏，风华堪称绝代。笔者侥幸领得二种，喜形于色，暗生惭愧。然于此一途，举目所见，早已是林深叶茂，枝密花繁，色香俱粹，生意无穷。乃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哉！

是为序。

2018 年 5 月 10 日

目 录

槐树意象的民俗象征·····	1
槐树意象的文学象征·····	38
采桑主题与采莲主题比较论析·····	60
蚕女故事与中国式“原罪”原型·····	78
从织女星到七仙女·····	100
樟树意象的文化象征·····	145
枫树意象的文化象征·····	170
嫦娥奔月的寓意分析·····	239
试说王维《鸟鸣涧》中的“桂花”·····	270
万户垂杨隐红楼·····	278

[附录]

董永的原型与衍变·····	290
董永遇仙传说戏曲作品考述·····	316
黄梅戏《天仙配》的改编与影响·····	334
《红楼梦》与《桃花扇》关系研究·····	365

槐树意象的民俗象征

笔者在考察“董永遇仙传说”时碰到一个未知的问题：该传说发展到宋元时期，演变成话本小说《董永遇仙传》，故事中首次出现一个重要的民俗事象槐荫树^①。此后，这个故事始终是围绕着这棵来历不明的大树展开的^②。



图 01 老槐树（网友提供）。

-
- ① 董永传说中槐荫树的树种问题，向来未受关注。传统文化与古典诗歌中的槐树意象一般指的是国槐，但董永传说最后在江南地区完成，是国槐还是刺槐，不能确定。按照该意象在传说中承载的意义来看，国槐的可能性更大。因无法辨别树种，所以本文不拟讨论这一问题。因此本书所附插图，国槐、刺槐兼而有之。
- ② 本书图片除注明创作者与拍摄者之外，均来自网络，特此说明，并致谢忱。后文不再一一注明。